



# 八一前夕，《战地幽兰》带来芳香

□ 何秋生

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6周年的光荣时刻，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何秋生散文作品集《战地幽兰》，今天问世了。这是我继2020年春季出版、荣获“上海作家协会会员年度作品奖”的散文集《雪夜篝火》后打造出版的又一部散文姊妹集。

“相寻梦里路，飞雨落花中”。在我办完《战地幽兰》出版的所有手续，将初排书稿正式交

付文汇出版社的当晚，2023的第一场春雨便喜降江南……

岁月的风霜剥蚀，并没有消减我多情的秉性与文学的禀赋。相反，随着年轮的增生，已过耳顺的我却越加感性起来。一颗雨滴，一树花开，一声莺啼，都能让我生发情感，动容落泪。于是，我退休后的“赋闲”生活，“闲”而不淡，淡而未荒，平日的“感动”与“感悟”丰

富着我每一天的日升与日落。又一日，闲来翻翻军旅时留下的一些文字碎片，觉得遗失不忍，便拍照提取文字，回望那段青春时光。

是无垠的苍穹与广博的厚土给了我滋补与营养；是儒家文化的传承与普通黎民的善良，在我心里播种下了力量；是千姿百态的生活与潮起潮落的历史，为我提供源源不断的写作食粮……于是，《战

地幽兰》的问世，亦如我呼吸时从胸腔中呼出的一缕清新空气。

书名《战地幽兰》取自书中一篇撰写逆行英雄戴爱兰的报告文学。由此想到，生活原本如此，作为每一个行路人，你我都在“战地”上。只是各自的站位不同，视角各异，抑或殊途有别……

寄希望《战地幽兰》能为您带来一瓣温馨与芳香！

## 老上海的记忆

□ 丁建平

上海记忆中有地名无路名的地标区域有不少，比如提篮桥、八埭头、五角场、曹家渡、十六浦、外滩等。其他还有徐家汇、打浦桥等，但因为它们是路名的缘故，暂且不列其中。这些区域宛如上海的根系，为都市的每一条枝桠的茂盛而贡献着自己的养分。其中名气最响的要数外滩。

外滩全长约为2千余米，南起爱多亚路（今延安东路），北至外白渡桥，西面是有“万国建筑”之誉的几十幢风格迥异的建筑，鼎盛时期先后有百多家中外银行都聚集在外滩，故有“东方华尔街”之称。最初有四条土路从“跑马场”（今人民广场）通外滩，分别是福州路（四马路）、九江路（三马路）、汉口路（二马路）和北京路（曾称领事馆路），再加上南京路（大马路）。这里是上海十里洋场流金岁月的起源之地。

十六浦东临黄浦江，西靠丹凤路，南达老太平弄，北至龙潭路。早在鸦片战争前，十六浦以南已建有多座码头，是上海主要的水上门户，各地商贾云集。在清朝的咸丰年

间，为了防御太平军进犯，所有商号都建立了一种联防的“铺”，各自负责铺内治安。结果划分了16个铺。十六浦的名称由此而来，可以说十六浦留下了上海从小渔村走向繁华大都市的历史痕迹。

提篮桥东起大连路，西至吴淞路，南临黄浦江，北沿周家嘴路。据记载，早在清朝嘉庆年间就有上海浦和下海浦。在苏州河（原叫吴淞江）南岸叫上海浦，后来建镇叫上海。北岸叫下海浦，在下海浦有座下海庙，香火很旺。附近有一木桥，人来人往非常热闹。桥的边上有家专营提篮和淘箩等杂货而闻名的木器店，提篮桥的名称由此而来（该桥于民国初被废弃）。当然，提篮桥名气和提篮桥监狱（建于1903年）也脱不了关系。如今新建的地铁12号线还保留着提篮桥的站名，让人倍感亲切。

“八埭头”它大致范围在杨浦区西南部，平凉路、通北路附近一带，东近许昌路（旧华盛路）。光绪年间在韬明路（今通北路）建造八埭砖木结构里弄房屋后，就有了“八埭头”之称。有人戏称这也许是上海旧式石库门弄

堂的“鼻祖”。八埭头自诞生之日起，便是上海近代民族工业的衍生基地。1883年杨树浦水厂开闸放水，可以说“八埭头”是最早喝上自来水的上海人。上海船厂、怡和沙厂等都是从这里起步。

五角场地处上海东北角，因黄兴路、四平路、邯郸路、翔殷路和淞沪路五路交汇而得名。五角场却是上海教育事业的摇篮，复旦、同济、上财、上体、海军医大等大学正好分布在五个方位，完美诠释了五角场。

曹家渡北起苏州河南岸，南到定西路，西起江苏路，东到康定路余姚路。大约在明永乐年间，一个曹姓举人在今曹杨路桥附近建了渡口，故称曹家渡。从1875年到1907年，租界先后修建了极司菲尔路（今万航渡路）、劳勃生路（今长寿路）、白利南路（今长宁路）、康闹脱路（今康定路）和星加坡路（今余姚路）众星拱月般交汇在曹家渡，这里也被称为是“沪西五角场”。

老上海的记忆好比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，散落在上海的各个角落，从而串联起魔都的灵魂。

我家屋前几步远，有一条不大的河流，河的东西方向有两座小桥，小桥下种了许多茭白，还有齐人高的芦苇。农忙时，我们不上街，采摘茭白当蔬菜食用。到了冬天，我们把枯了的芦苇收割当柴火用，又省时间又少花钱，为此我们亲热地称这条河流叫母亲河。

抗战时期，日本鬼子在奉贤、南汇等地修筑炮楼。有一天，村里有位农民在耕地，离我家水地不远，民团发现他，想抓他去充壮丁，为日本鬼子修炮楼。这位农民很机警，立刻跳到河里，由于河里长着芦苇和茭白，他在芦苇和茭白里巧妙周旋，敌人搜索了半天，始终没有发现他。

1942年中秋节，民团的一个头头要结婚，婚礼办在六灶湾的乡公所，吃酒贺喜的人很多，游击队负责人朱野民（曾任苏州市副市长）带领部分队员，乔装打扮，冒充吃喜酒的宾客，在婚礼上，打死了这个作恶多端的民团头头。这下敌人疯了，他们追到母亲河，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游击队的影子。

## 母亲河的故事

□ 施良楚

1944年秋天，我父亲和一些邻居，结伙到奉贤四团购买私盐贩卖时，不慎被民团发现，他们抓住父亲，并用手铐铐住，关在民团的一个空房子。晚上敌人正在吃晚饭，父亲挣断手铐，从空房子逃出来，遇到守卫的敌人，父亲和他扭打起来，把他推倒在地，父亲撒腿就跑。守卫的敌人吹响哨子，民团追到我家，抓不到父亲，就拿了我一麻袋稻谷、半袋花生，气咻咻地回去了，其实父亲躲在芦苇里……

小时候曾经和一位同龄朋友到母亲河游泳，可是我不会游泳，刚跳到河里，立刻身子往下沉，我知道情况不妙，又叫不出声音，心里着急，想这下完了，父母把我白养了。只得双手乱抓，双脚乱蹬，想找到一根救命的稻草，还好有根芦苇横在水里，我立刻伸手抓住不放，身体上浮，嘴巴露出水面，朋友把我拉到岸上。从此我努力学习游泳技术，后来参加人民解放军，经过勤奋苦练，2小时在海里游了5千多米，战友们拍手称赞，说能这样游泳真厉害。

